

绝代飞龙

古龙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绝代飞龙

古 龙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豫)新登字 05 号

中国十大主题小说文库·侠义系列

绝代飞龙

古 龙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环境保护报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8 印张 343 千字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1——20000 册

ISBN7—5348—0671—2/1. 266

定价 13. 80 元

内 容 提 要

男人；武林中的男人，总是要被诛杀。不是被仇杀；就是被情杀。

又一个被杀的男人倒在了血泊中，血已流尽，两眼都没有闭，不瞑目的望着一付惨景……

女人，特别是好看的女人，总是被男人欺侮。

没闭眼的男人看着另一个强悍的男人在欺侮一个好看的女人，女人的衣服被扒掉，那强悍的男人象墙一样倒在了女人的身上……

墙又竖了起来，女人却再也起不来了。

他回头慢慢地走向原来有两个小男孩站着的地方，他本来是要杀了他们斩草除根的。可是，原来的地方什么也没有。一丝不安挂上了他那两块冲血的面皮……

江湖上出了个小煞星，杀人无算。

他的身边居然会有一个小少女，一个好看的小少女。

一代男人被杀，一代女人被欺侮。

又一代男孩将会变成男人，又一代少女将会变成女人。

武林总是如此没有休止。

五

陆猛听到空卓一叫，赶忙跑进屋中间道：“有什么事？”

空卓道：“你愿意拜裘老前辈为师么？”

陆猛虽然生性憨直，却是福至心灵，便立即跪倒在地，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嘴里还喊道：“弟子给师父磕头！”

猩猩侠裘萍一见，不由得哈哈大笑道：“小子！你倒好造化！拜师之事，到此为止，以后的事，我都交给你师兄代办了，你要好好的接受你师兄的领导，处处听他的话，事事要向他去学习，因为你师兄为人正直，武功虽未登峰造极，但已达到上乘！”

陆猛赶忙过来向空卓拱手为礼，喊声：

“师兄多教导！”

本来论年纪，陆猛要比空卓大上几岁，只是江湖上师门排行来论，先拜师者为大，不论年纪的大小，所以他要叫空卓为师兄。

陆猛拜过师后，便将饭菜做好摆上，当晚五个人吃饱之后，初更时分，便分为两批，第一批空卓、空越全强珠三人，先后向徐州城内出发第二批是猩猩侠个人单独行动，陆猛留在家中，当第一批人到达城脚之时，只不过二便时分，天时尚早，三人找一处僻静之所，隐避一会，才飞身入城，一进便向西城的都天宫奔去。

他们三人以超越的身法，在人家的屋顶上飞行，脚轻步也

快，隐藏人形，不敢粗心大意免得八卦教党徒发现。

空越原本去过赤手飞龙盖雄天的住处，可说是轻车熟路，不到一刻工夫，便已来到都天宮门前。

这都天宮原是个道家修真之所，宮院虽然不大，却三间正殿，上供三清圣像，中间屋顶上悬挂一盏大琉璃灯，两旁各有三盏小形的琉璃灯，全部点燃，大殿中灯光有如白昼一般，一切情景，看得清清楚楚。

空越首先进入宮中，刚刚走到大殿之时，空觉眼前白影一晃，恰似一缕清烟顿时化为乌有。

空越猛的一惊，在武林中还没有听人说过，轻功有如此高超之人，难道说是个鬼怪不成，正自惊疑问，忽听大殿后面有人猛喝一声：

“躺下吧！”

空卓急叫道：“二弟！后面出事了！”一拉全强珠以上乘轻功，越殿而过，急向殿后方向，飞跃而去，原来殿后是一片小小的庭院，院中花木扶疏绿草铺地，还有一座假山，假山上有水向下流出，淙淙有声。那假山旁，有俩个人下在面向而立，举着双手，凝神不动，犹如僵尸一般，显然都是以自家内功，由掌上发出，向对方攻击。

空卓看了，心中大吃一惊，原来此中两人，正有一人是他师父赤手飞龙盖雄天。虽然是在夜晚，看体形衣着，他岂能认不出呢？和他师父交手的人，却是个身材臃肿，体躯非常庞大的一个人。

全强珠看了道：“空哥哥！他们俩个人，站到那里，不言不语，举着双手，好像是在准备做拉手较力的玩儿呢！”

空卓道：“强妹你不要大声说话，对面的那个人，就是我师父！”

全强珠道：“他俩又为什么都在那儿闭着眼睛，动也不动呢？”

空卓道：“他们正以上乘武功对拚，别分他们的神！”正说间，耳听嘭的一声大响，原来场中两人，已硬对了一掌，顿时沙土飞空，掌风飒然，两人身形，同时向后退了两三步，两人的额角上已渗出细细的汗珠来。

盖雄天喝道：“留下名来受死！”

对面那人哈哈大笑道：“凭你也配问我的姓名么！”说着话，呼呼又打出两掌，掌风更是强劲有力，盖雄天也在同时出掌还击。

全强珠看了心中很是气忿，向空卓道：“空哥哥！这人欺负你师父！”她一面说话，一面伸出右手，从背后抽出太虹剑，随即一跃上前。

原来场中与赤手飞龙盖雄天以双掌相拚斗的，乃是一个胖和尚，一件宽大的袈裟，随风摆动，浓眉凹目，满脸横肉。

那和尚见全强珠执剑跃到面前，大叫道：“小姑娘！你手中可是太虹剑？”

全强珠怒冲冲的道：“太虹也罢！太黑也罢！你管得着么？我今天就叫你死在我的剑下！”举手霍霍就刺出两剑。

这两剑的动作迅厉之极，再加上又是一把宝剑，胖和尚那敢轻心出手还招，急忙将双掌收回，身形急向左方闪开。

盖雄天大喝道：“来人既不愿留名，在下手下也不再留情了！”双掌一翻，螭腿攻上，便连连的劈出两掌。

胖和尚刚躲过全强珠的两剑，见盖雄天双掌一到，急切间，身形一俯，猛的一个箭步，跃身翻上屋顶，那晓得屋顶上早有空卓站在上面监视着，一见胖和尚跃身上来，左手一翻，青芒急闪之下，已大喝道：“留下名来！”语出便已刺出一剑，拦腰

斩去。

胖和尚一见太虹，翠薇两柄剑，已集在一起，如不早些逃离此地，必被这股剑气所伤，身形一弯说道：“好啊！太虹翠薇两柄神剑，都在你们手中，改日再见！”声音一住，人已向西南方急窜而去。

小飞龙空卓听得一怔，却不知对方何以认识这两柄剑？显然这个胖和尚并非等闲之辈，见多识广，遂即纵身下房，正要上前与师父见礼，忽听有人说道：“善哉！善哉！此人一去，后患无穷！”

赤手飞龙盖雄天叫道：“何方高人，移尊赐教！”他一声未了，院中又出现一人，却是个老尼，看年龄已七十开外，羸瘦面孔，身材短小，有些弱不禁风的体形，可是一双眼睛却炯炯有光，怎么来到现场，却无人发现。

原来此时斜月已升，故此甚是看得清楚。

好啊！太虹翠薇两柄神剑，都在你们手中，改日再见！”声音一住，人已向西南方急窜而去。

小飞龙空卓听得一怔，却不知对方何以认识这两柄剑？显然这个胖和尚并非等闲之辈，见多识广，遂即纵身下房，正要上前与师父见礼，忽听有人说道：“善哉！善哉！此人一去，后患无穷！”

赤手飞龙盖雄天叫道：“何方高人，移尊赐教！”他一声未了，院中又出现一人，却是个老尼，看年龄已七十开外，羸瘦面孔，身材短小，有些弱不禁风的体形，可是一双眼睛却炯炯有光，怎么来到现场，却无人发现。

原来此时斜月已升，故此甚是看得清楚。

着一盏油灯，灯光暗淡得只能照出各人的轮廓，只是他们都是武林中的高人，耳聪目敏，看对方仍然十分清楚。

老尼合掌道：“与龙山难摩拜候！”

盖雄天闻言微微一惊，维摩老尼，久居与龙，武功超卓，内力已达极峰，一向很少涉足中原，今日却突然来到此地，难道此来也与那伏虎道人有关，与八卦教发生了过节不成？心中虽然有些疑虑。不由一拱手道：“不知神尼驾到，恕罪！恕罪！神尼一向很少涉足江湖，今日来此，有何指示？尚请见告！方才听到神尼口吻，对方才来的人，似很清楚，可否告知一二！”

维摩神尼长叹一声，却不答话，身形缓缓向右侧走去，原来那右侧是两间的丹房，原为道士炼丹场所，现在借给盖雄天暂住。

屋中长方桌上闪烁着一盏油灯，灯光暗淡得只能照出各人的轮廓，只是他们都是武林中的高人，耳聪目敏，看对方仍然十分清楚。

维摩老尼在一张长凳子上先行坐下，赤手飞龙盖雄天也跟着跟进来。

空卓上前见过师父，并将全强珠也引见给师父，并禀告分手后的一切情形。

盖雄天也把空卓和全强珠二人介绍给维摩老尼。

盖雄天一声长叹道：“裘老儿怎么到此时还没有来到，是不是遇到麻烦了？”

就在他话声甫落之时，忽听外面有人大笑道：“没有我这块料，还能盖起房子来么？只是我不想见你罢了。如今神尼驾到，高人来临，焉敢再藏头缩尾，不拜见神尼，有失礼貌，”声音一了，人已随声而入房中，急忙上前向维摩老尼见礼。

维摩老尼向他看了一眼道：“你猩猩侠，武功强，人品好，江湖道上的人，都特别敬佩你，今日一见，贫尼倒深感裘大侠，声名远扬，实非幸至，深为敬佩。”

裘萍道：“蒙神尼赞誉，衷心感谢，尚请神尼多加开示！”

维摩老尼突又长叹一声道：“世道茫茫，烟尘处处，人海滚滚，祸患重重，和尚一去，从此种下灾难种子，今后恐怕你们合龙门长白两派之力，也难应付得了此种劫数！”

赤手飞龙盖雄天一闻神尼之言，不由大吃一惊道：“不知此僧从何而来？”

维摩老尼道：“此僧原不是魔，只是他身后的人却大有来头，他本人原是西藏密宗一代高手密陀僧的徒弟，密陀僧雄据西藏，门徒何止千众，贫尼上月行经藏地，听人说过那和尚正在为两柄前古宝剑，出动了数百名弟子，分往各处探访，刚才那僧人就是其中之一，此人本是汉人，因犯了朝迁王法，逃罪入藏，后来则进入密陀僧门下。”

裘萍道：“不知神尼如何认识他？”

维摩老尼道：“当日我遨游京师之时，僧在秦淮河畔，惩戒过他一次，那时他尚未出家。这次东来，在济南附近又遇到了他，我想他定是贼性难改，一直在暗中跟踪至此，故此才知道他来此目的，也没有想到这两柄前古奇珍，全在你们手中，真是得天独厚！”讲完，便向空卓和全强珠脸上看了一眼。

此际门口人影一晃，走进一人，却是空越。

盖雄天急忙吩咐空越上前向神尼见礼，同时也向神尼问道：“神尼可知他们搜索此剑之目的么？”

维摩老尼道：“此事要归并到一件奇闻，在恒山五云峰下，有一座石室，据说这石室已有数千年之久，里面隐藏着千古之谜，传说纷纭，有人说是石室中藏着一批富可敌国的宝藏，也有的人说是上古神仙的洞府，里面冬暖夏凉，居住在内可以增寿延年，长生不老，也有的传说，内中藏有上古密笈，如能获得演练，便可练成超神入化的武功。这本是一项传说而已，可

是那个密陀僧人却信以为真，曾经带了十数名弟子，前往恒山五云峰去寻宝，原来那五云峰下，确有一座石室，只是四周石壁奇厚，室门又是用厚滑的大石封闭，因此数十年来，无人能将此石门打开，密陀僧费了数月心血，仍是束手无策，莫可奈何，后来他才想到他先祖所传的翠薇剑，如果能有此剑在手，石门可随意开启，只是此剑，久已失去下落，不知流到何方何地，又到那里去找寻，他在失望之下，便率领弟子返回藏地，这乃是数年前之事，最近不知听到何人之言，说不独翠薇剑也已再次出世，连那把与翠薇剑同出一炉的太虹宝剑，也同时出世，密陀僧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岂肯放过此种难得的机会，遂分大批弟子，到各地去查访，探寻这两把剑的下落，如今双剑都在你们手中，他岂肯甘休，那和尚智信回去一说，密陀僧必然率领大批弟子来到此地，设法夺取宝剑，你们虽有两宝防身，只是他的门下，个个武功高强，并且有的还会使用邪术，刚才和老英雄对手的，原不过是他的徒众中，三四流的角色，你一想，你们的人单势孤，又怎能和他们分庭抗礼呢，这不是一大劫数，又是什么呢！

赤手飞龙盖雄天听得一阵默然。

猩猩侠裘萍道：“依神尼之意，此事就应如何处理，可免去这场浩劫呢？”

维摩老尼向空氏兄弟看了一眼道：“你们齐集此地，是否是有为而来？”

盖雄天知道维摩老尼是一位正道武林人物，专门除奸诛暴，惩邪罚恶的一位武林老前辈，便将复仇之事，详细告之。

维摩老尼长叹一声道：“那伏虎道人虽凶，只不及密陀僧十分之一，只是此种恶人，世间绝不可留，只是八卦教在徐州地面，势力庞大，恐你们报仇，一时也难如愿，不瞒众位说，贫

尼此次东来，也是为那个孽障，做出伤天害理，泯灭人性的勾当，如今则说不得了，要两件事并成一件做，你们虽然能够携手合作，但是三拳难抵四手，恐怕也不容易达到目的，当前唯一办法，首先寻找一处隐憋地点，再从长计议，以免一进抵制两方，实难获胜，结果于事无补，反倒打草惊蛇，不易成功。”

猩猩侠裘萍便将他现在居处说出。

维摩老尼道：“如此甚好，我们不妨集居在一起，有事便于商量。”

赤手飞龙盖雄天，正要派遣空越前往安平客寓中去找他师父。正在这时，那屋瓦一声微响，那神袖子诸一孚服已进了屋中，向维摩老尼见过礼，众人遂一齐动身，齐向陆猛的家中奔去。

此际虽是斜月初升，由于他们的轻功快速，地上的人们，仍然无法看得见，不到半个时辰，已出了西城门，到了郊外。

他们这一行七人，为了慎重起见，前四后三，每人之间前后的距离，约在七八丈远。前面四个人是猩猩侠裘萍在前带路，赤手飞龙盖雄天，紧跟在后，神袖子诸一孚在盖雄天身后，维摩老尼在后相随。要以四个人的轻功来说维摩老尼要比他们三位超出许多，只是现在她不知道前去的路径，所以她放慢了脚步，在后面走。

空卓和二弟空越及全强珠三人，可又差他们四个人了，三人在七八丈后，使出全身功力，紧跟在后，尚落后许多。

七个人展开内功，狂奔急驰，有一个多时辰工夫，已到达了陆猛的家中，大家也不分彼此的落了坐。

陆猛一见凭空了添了这么多的人，只感慌张，不知从何说起，只是向裘萍行了师徒之礼，站在一旁。

猩猩侠叫道：“猛儿快来！拜过两位师叔！”

陆猛竟然当先向维摩老尼拜了下去。

维摩老尼笑道：“阿弥陀佛，我怎敢接受大礼。”

陆猛这才又向诸一孚与盖雄天拜下去。

神袖子笑道：“你这人妖几时又收了个徒弟？”

猩猩侠笑道：“我这个徒弟，可是管看不管用，我不能传授给他的武功。只是一个记名的徒弟而已，你不要在一旁又发酸味。”

维摩老尼不知其中道理，倒是被他说得一怔，忙道：“这是为何？”

猩猩侠道：“因我不惯拘束，生性喜好浪迹风尘，云游四海，观山玩水，如果带上一个徒儿，岂不增加累赘，怎么能够玩得称心如意呢！”

诸一孚道：“你这个人妖，作事颇欠考虑，是妖里妖气，毫不计较后果，你既不想教他武功，当初又何必收了他！”

猩猩侠笑道：“其实我收他作徒弟，到现在还不到一整天，这都是我大徒弟出的主意，他说猛儿生性憨直，如今老母一死，无依无靠，不知何去何从，死缠活说要我收了他，也让他有个归宿，和一点希望。”

维摩老尼又念了一声阿弥陀佛道：“正该如此，裴大侠既感不便，贫尼也不能白接受他的大礼参拜，不如将这个徒儿让给我吧！终日在我身侧，也可以替我做些事情，我也看他资质不差，心地善良，也可以教他几招毛手毛脚的功夫。”

要知维摩老尼乃是当今武林中的一位奇人不但武功已达登峰造极地步，就是学术上的造诣，也非一般人所能比，再加上慈悲为怀的心地，更远超过一般出家人之上，她当年成名之时，神袖子诸一孚和猩猩侠裴萍等，只不过刚出道江湖，要论武林辈份，比他们都要高上一辈之上，陆猛能得到她收为徒弟，实

是天大的造化，机会真是千载难逢，这也是他一片孝心感动上天的赐与。

裘萍大笑道：“小子大造化，还不赶快拜师！”

陆猛一怔之间，正要向维摩老尼拜倒，只见她袍袖一拂，说道：“免了！何必作这些俗礼！”一股劲力，硬生生将陆猛身形扶住，跪不下去。

坐地虎陆猛这才看出维摩老尼的功力高深莫测，能得她为师，真求之难得，不由心中大喜，就在神尼收袖之时，便跪倒在地，咕咚咕咚咕咚，叩了三个响头，神尼再想阻止，已是来不及了，更欣赏他的天性纯厚，心中高兴的不得了。

神袖子诸一孚看看天色，已是五更将近，便开口说道：“我们也该休息休息了！”

维摩老尼见这茅屋如此之小，床榻不足，现在男女老少，共计八人，如何休息呢，不觉眉头稍微一皱，但是并没有说话。

赤手飞龙盖雄天灵机一动，道：“请神尼与全姑娘睡在床上我们六个人可用软草铺地，即可安歇。”

维摩老尼一想现在处于此种情形，也只好这样了，便拉着全强珠的手一笑道：“全姑娘！你今年几岁啦？”

全强珠道：“十六岁了。”

维摩老尼双目精光一闪，在她脸上瞧了又瞧，看得全强珠害羞不语，低下头不敢正视神尼一眼，实在是老尼的目光，亦是慑人之极。

维摩老尼看了一阵道：“你许了婆家没有？”

全强珠虽是平素玩皮，却被维摩老尼问得无言可答，面红耳赤，娇羞的看了空卓一眼。她这一看之下，维摩老尼微笑点头道：“真是珠联璧合，人间佳偶！”

全屋中的人，顿时哈哈大笑。

赤手飞龙盖雄天道：“袁老儿，你徒弟大喜，你连一杯水酒也不备一杯么？”

猩猩侠笑道：“是我徒弟不假，难道说就不是你的徒弟么？”

神袖子诸一孚笑道：“说来说去还是我来扰你们两位一杯，才是正理。”

袁萍道：“你倒要嘴巴头上抹石灰，白吃一顿，事实你是他的师伯，正该做个东道！”

维摩老尼笑道：“猛儿是他的师弟，空越是他弟弟，你们全是一家人，只有我老尼例外。”

诸一孚道：“那可不对，陆猛是卓兄的师弟，却是你的弟子，这样一来，都有相互关系，神尼也不能置身事外！”

赤手飞龙盖雄天喙笑道：“妙！妙！这叫做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我们谁也不用再想嘴上抹石灰了！”

他们这一阵说笑，却不见了全强珠。

空卓一惊，他知道她生性顽强，以为她又生气了，忙叫两声：

“珠妹！珠妹！”

维摩老尼笑道：“小伙子你急什么！她不是在这儿么！”

原来全强珠被大家以她为话题，说三道四的打哈哈！她觉得很不好意思，便钻入床上的棉被之中，空卓因为看不见她，以为她又走了，所以焦急的不得了，连声叫她，众人经神怪这么一说，又是一阵大笑，这才各自安息。

第二天一大早便各自起身，以维摩神尼的意思，要他们晚一步再报仇，大家先找一个地方隐避起来，主要的是翠薇太虹这两柄剑，决不能沦落于恶僧之手。否则的话，则后果实不堪设想。

赤手飞龙盖雄天，却以为不然，因为他们既已全部来到徐

州，那伏虎道人之仇，岂能轻易放过，主张在密陀僧未大事发动之前，来一次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将伏虎道人抓到，使八卦教瓦解之后，再行设法对付密陀僧，岂不是一举两得。

维摩神尼虽然不太同意，但别人是要报仇，而自己却是挺身协助，因此也不好过份阻止只得答应，并准备当晚探一次八卦教的总香堂的所在，以及伏虎道人的行踪，然后再共同协议复仇的计划。

空卓和空越两兄弟暗中一商量，决定三更以后，先行入城一次，调查这些事情，免得师父们再去了。

全强珠自是要去，以这三个人的轻功而论，要算是空卓稍强一些，其次是全强珠与空越，三人不到半个时辰，便已到达城下，三人同时越城而守，原来城中此时已是一片漆黑，家家熄火，户户安眠，他们本不知道八卦教的所在，一时又到那里去找呢？

三人环城奔驰了一圈，到达一个所在，只见灯火浑粕，楼台高耸，四击风火墙上，全钉的是鸡扑钉，里面隐约听到人声嘈杂。

空卓向后面的两人略一招手，三人同时隐身于楼台的一角，见那正厅里面，正摆着数十桌的酒席，厅中的人往来，大有人在，有的落坐，有的站着，三三两两，相对交谈，所以有些乱哄哄的感觉。看情形尚未入席。

空卓大疑，这三更半夜，还有谁家大宴宾客，显然这种宴主宾客，超出常理，空卓为了进一步的了解，便把身形一纵，已穿到对面的厅檐之上，一个夜叉探海式，身形向厅内一看，不由他微微一惊，原来厅中之人，全都是背刀带剑的武林之士，其中有两个人，空卓认识，一个是江南黑道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合浦还珠齐辉，另一个是海底翻浪于斗，这两个人不独练得一身

出色的武功不算，而且一个精通水上功夫，在水中可以停留半个小时以上，并且可以睁开眼睛看东西，而且游水的速度也快，如果在水中打斗起来，他是准胜不输，另一个则精于暗器，回手飞镖，乃是他的拿手好戏，常常刺伤对手。可以算得上江南黑道上的首领人物，不知他们也因何来到此地？

此际猛听那于斗叫道：“各位兄弟，那祖师爷到了么？”

这时有人答道：“祖师爷还没有来，二当家的，你可要派个人去看看！”

于斗道：“不用了，祖师爷说过在四更以前一定来！”

空卓心中疑虑，不知道这里江湖上那一个帮会，今夜晚上在此地聚会，祖师爷又是个什么样的人？正看间，忽觉肩头上一紧，不由大吃一惊，正要翻身上窜，耳际忽听有人轻轻的嘘了一声，一条黑影已向西方奔驰去。

小飞龙空卓以为是二弟空越，想他定然另有发现，不便在此地告知，因此他随后便追赶下去，追了一二路之遥，已然来到西城边，这西城边是徐州城内最为荒僻所在，屋少人稀荒草遍地，空卓看到那条黑影站在一棵大树之下，似乎正在等着他的到来。

空卓走向前问道：“是二弟么？”

对方悄声道：“你是空卓么？”这声音极为苍老。

空卓大吃一惊，听对方的语音，显然不是弟弟空越，而是另有其人，心中一时泛起疑问，但是已经跟踪到此，也要明了对方把自己引诱来到此地目的，究竟是敌是友？于是向前边走边问道：“阁下找我到此，是何用意？”

那人微微一叹道：“茫茫天数此中求，世道兴衰不自由，万万千千说不尽，不如推背去归休。”

空卓不解对方这几句话是何用意，听得一愣，遂道：“你去